

木槿花

□金慧敏

冬天的早晨 ,在公园早锻炼时 ,远远看到公园的篱笆墙外一点粉红。走近一看 ,是一朵木槿花 ,孤零零的一朵 ,纵然木槿花贱 ,这也早已不是木槿花开的季节 ,可是你看它 ,顶着寒霜 ,依然是那样娇艳 ,粉色的花瓣 ,花瓣底部的深红色尤其惹眼。这是一朵掉队的木槿 ,在这清冷的冬天 ,寂寂开着。

木槿花好养 ,有一点阳光和水分就可以长成熟热闹闹的一蓬 ,庄户人家用它隔菜园子 ,作篱笆 ,不用修理 ,粉色的花能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 ,实用又好看。田间地头 ,也随意地栽上一丛 ,或者根本没栽 ,不知道哪里来的种子自己长了 ,没人管它 ,也不嫌它碍手碍脚 ,夏天一律都开出粉嘟嘟的花。

小燕家的木槿篱笆墙外 ,也是孩提的我们玩过家家的地方。阿美是小伙伴之间最有主意的 ,她总是给我们分派各种各样的角色 ,而她自己扮演的永远是新娘子。这曾经引起小伙伴们们的强烈不满 ,谁都想当新娘啊 !可是 ,当阿美在梳了辫子的头上插了一朵粉艳艳的木槿花往篱笆墙边一站时 ,我们谁也不争了 ,那时的阿美真美啊 !白皙的脸上透着桃粉色 ,衬着粉色的木槿花 ,看得我们都呆了 ,阿美美得让女孩子嫉妒 ,而男孩子则都争着当新郎。多少年后 ,当我读到诗经里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有女同车 ,颜如舜英 ,的时候 ,我眼前便是阿美头插木槿花 ,在薄薄的阳光里 ,巧笑倩兮的样子。

阿美手巧。下雨天时 ,她就教我们织手套、围巾、帽子 ,阿美好像天生就会。阿美教得认真 ,我们也学得像模像样 ,我还真用母亲织毛衣剩下的毛线头织过围巾和手套 ,只是因为那毛线头拼起来的花色也太花哨了 ,终究没能使那围巾发挥过用场 ,倒是挨了母亲大人的好多训斥。夏天打完猪草时 ,阿美总是顺手从稻草垛中抽一把干稻草 ,搓成一条结实的草绳 ,挂在山脚下生产队废弃了的灰舍的房梁上 ,荡秋千。为了不使屁股硌得慌 ,她还做了一个草垫子 ,结在草绳了 ,小伙伴们轮流着玩。总之 ,小伙伴们是乐意跟阿美一起出去 ,她总是有各种各

样的主意 ,给我们童年单调的生活增添无穷的乐趣。

后来各自上学 ,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便少了 ,阿美只上了小学就再没去过学校。随着上学的学校离家越来越远 ,关于阿美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少了。或者说 ,年岁渐长的我们 ,渐渐地将对童年伙伴的关心 ,转移到生活学习中的各个方面去了。回家时 ,听大人说起 ,阿美为了性格内向一直未能娶上老婆的哥哥换亲嫁到了几里外的邻村。再后来 ,又听说 ,阿美嫁的那个人是个酒鬼 ,喝醉酒就回家拿阿美撒气。回家去看阿美的父母 ,她的母亲说起阿美时 ,脸上愁苦的神情就像是一朵枯萎的木槿花 ,全无生气。我知道她也是无奈的 ,就如我也不能为阿美做些什么一样。

再得到阿美的消息时 ,我也做了孩子的妈。当我带着孩子回老家时 ,母亲告诉我 ,阿美被老公打断了一条腿 ,没有医治好 ,成了一个肢体残疾人。我的心里像落了沉甸甸的一块石头 ,我无法想象当年那个木槿花一样漂亮的女孩 ,瘸着一条腿要怎么走路。

一个细雨蒙蒙的秋日傍晚 ,从外地回来刚下车的我又倦又累 ,只想马

上回家 ,正想招手召车时 ,一辆绿色的残疾人营运车停在我面前 ,驾驶室里一个女子招手叫我上车 ,正想谢绝时 ,那个女子大声笑着对我说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阿美啊 !我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年过半百的女子 ,茫然地想着阿美是谁 ,当我终于从记忆深处搜寻到阿美这个名字时 ,我照样是怔怔的 ,我不能把那个头戴木槿花笑得那样灿烂的阿美和眼前这个粗拙的农家妇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阿美倒是对我的失礼不以为意。她招呼我上车 ,娴熟地调转车头载着我向家的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 ,阿美问了我孩子的情况 ,她爽朗地说 :我儿子上大学了 ,孩子挺争气的 ,学习成绩好 ,我自己能供得起他上大学。阿美把我送到家 ,她坚决不肯收钱 ,我请她上楼去坐坐 ,她也不同意 ,调转车头朝我挥了挥手 ,就驾着她的那辆残疾人营运车驶入蒙蒙的秋雨中。

我在秋雨中走向那个温暖的家 ,经过小区的花坛时 ,看到花坛里的一蓬木槿 ,一半的花开着 ,一半的花已凋零 ,被秋雨淋湿的木槿花 ,开着或凋谢 ,并不需要无谓的同情和怜悯



唯有梅花报春早 叶文彬 摄

父亲的皮肤

(小小说)

红墨

所有的夏天 ,父亲总是光着脊梁 ,只套着一条大裤衩 ,在田间地头劳作。父亲个头小、精瘦 ,但体格健朗 ,连感冒、中暑也不敢侵袭他。父亲有一身 盔甲 ,护着 ,他的皮肤黑里透红 ,红里泛光 ,厚厚的、糙糙的 ,像院子里枣树的皮。父亲的皮肤从不会招来昆虫的叮咬 ,干活时偶有破损 ,父亲抓一把糊泥涂在创口处 ,没几天便愈合了。

父亲皮肤的原色其实瓷白的。没有一丝风 ,躺在院子里竹椅上的父亲起身到后山塘冲凉。月光下 ,一个偷瓜贼瞧见父亲的白屁股 ,以为是塘滩上晃悠的白灯笼 ,被吓得尿了裤子。这是儿子小时候就听说的故事。

儿子在城里安定了下来 ,便把父亲接进城。父亲倒不推辞 ,乐呵呵地说 :爹要是不来 ,可就难为儿子的一片孝心了 !儿子给父亲添加门锁的指纹密码 ,居然无法成功。父亲在大裤

衩上缝了个皮带纽 ,拴上开门锁的感应牌。爹像不像标号出售的牲口 ?父亲晃荡着 腰牌 ,戏谑地说。乡下老屋的大门 ,父亲从不上锁。爹是无价之宝 !儿子亲吻了一口父亲像被耕犁过的脸颊。

父亲光着脊梁 ,只套着一条大裤衩 ,这在城里不甚雅观。儿子给父亲买了两件纯棉的薄背心。这背心里长满钩子。父亲诙谐道 ,依然光膀子。

有一天 ,儿子发现父亲趴在桌子上抹眼泪。儿子以为父亲又想念母亲了。父亲哀叹一声说 :爹老了 ,成废物了 !儿子建议父亲跟大爷大妈们学跳广场舞 ,到古廊桥头听发烧友唱戏曲。父亲摇摇头 :爹笨 ,除了扒泥土 ,啥都不会。

随后几天 ,父亲的皮肤奇痒难忍。儿子带父亲去皮肤科就诊 ,不见效 ,又找了偏方来治 ,仍然没有好转。

那天 ,儿子回家看见父亲全身涂着糊泥。父亲告诉儿子 ,楼下有人挖沟修下水道 ,他痒得难受 ,就抓了糊泥涂在身上。父亲身上的泥土干燥了 ,脱落了 ,父亲皮肤的奇痒竟然消失殆尽。

父亲回了乡下。夏末秋初时节 ,父亲背着一只蛇皮袋 ,光着脊梁 ,只套着一条大裤衩 ,进城看儿子。父亲的皮肤黑里透红 ,红里泛光 ,厚厚的、糙糙的 ,像老家院子里枣树的皮。蛇皮袋里装满蔬菜、瓜果 ,还有父亲亲手杵的 ,儿子从小忒爱吃的糍粑。

爹没老 ,爹还不是废物 !父亲翘着刚剃了胡须的下巴 ,对儿子得意道。蛇皮袋底下还有一只塑料兜 ,鼓鼓的、沉沉的。儿子把它解开来 ,竟然是一大坨泥土。

父亲乐呵呵解释 :爹要住几天 ,怕皮肤痒

怀念朋友

陈渭清

□胡弘进

初识渭清 ,缘于网上搜到他在新浪博客写的家乡文章。后来 ,百度贴吧壶镇吧上 ,又经常看到他 ,更方便了和他的交流。

渭清博学。我认识他时 ,他已经在永康参与过编修志书 ,还给一些宗族修谱。去年出版的《缙云县志》他是编委人员之一。

渭清好交友。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从政、经商、务农 ,朋友们都折服他的学识。2016年搬到壶镇后 ,我多次受邀到他家喝茶聊天。每次去 ,他的茶桌上都摆放多种茶点。记得碧根果和伊拉克蜜枣 ,最早都是在他家喝茶时吃到的。

渭清会种会养。他种花也种草 ,种一些新奇的植物。他家后门墙上种有 一株何首乌 ,他让茱萸往楼顶攀爬 ,前门的小院子是一盆盆他种的花。我给他过芍药、白及、重楼、玄参苗 ,他给我榆叶梅、还魂草。他不光种花种草 ,还种菜种粮食。我吃过他种的好几样蔬菜。他还传授过我一些种植经验。可我懒 ,没去实践。他会养蜂 ,多次劝我养 ,我也没付诸行动。他养有那种不会长大的小鱼 ,说是日本来的品种。他说 ,他曾经读过水产养殖专业。

这几年 ,缙云县内举行宗族发谱庆典 ,很多宗族都邀请渭清去指导。壶镇吧开始热闹后 ,网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

渭清最大的投资 ,是他的儿子。光他儿子到日本后 ,就给了上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听他自己说起 ,儿子能赚一点了 ,给他的钱比往年少了 ,儿子还在日本买了一辆重型摩托车。很早的时候 ,渭清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送儿子出国 ,希望能开枝散叶 ,几百年后 ,儿孙遍布七大洲。修谱的人 ,知道什么最重要。

渭清原是仙居人。养父母是他的姨父和姨。姨父还有一养女。他在养父母坟边的荒地上 ,种了杨梅、板栗、油茶。我去他养父母的坟 ,就是他叫去摘杨梅的。很大一株杨梅树 ,边上还有一株小一点 ,他让我喜欢吃尽管去摘。他对别的朋友也这样说 ,别的朋友可能没我摘得多 ,我摘了自己吃还送人 ,这都托他的福。

渭清生父我也见过。那次 ,应孟云开车 ,我们三人去调查沈宅沈氏迁仙居的情况 ,顺便去看了他生父。那时 ,渭清的生父已是 90 多岁了 ,渭清能用仙居方言与他交谈。渭清有家传的制作蜡烛技术 ,烛芯是麦秆还是什么的 ,这几年没做了 ,他儿子也不会继承下去了吧。

渭清的书不借人 ,他有不少地方史志类的书 ,我很羡慕。有时 ,朋友们在他家聚会 ,别人坐着聊天 ,我却在他家翻书看。曾经有次忍不住 ,开口向他借 ,他没答应。确实 ,借书像借钱一样 ,不一定能回来。钱借出去要不回来还能再赚 ,有些书借出去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渭清是珍惜书的。他说过 ,将来儿孙会看最好 ,那就给儿孙留着。如果儿孙不看 ,他到时候捐掉。

渭清很早就使用电脑、智能手机 ,但他的交通工具却是一辆普通自行车 ,连电动自行车都没看到他骑过。有几次在外面玩了后 ,我把他的自行车放我车上送他回家。

卢汝福是中书协会会员 ,会画画 ,曾任缙云县书协主席 ,他的字和画都有人追捧。晚年的卢汝福剃光头 ,蓄着长胡子 ,给他的字画该是添了行情的。渭清这几年也蓄了长胡子 ,还把小指头的指甲也留了老长。他们俩算是缙云文艺界两位有名的美髯公了。

我和渭清相差 14 岁 ,我们已认识了 16 年。渭清生病住院后 ,他病得没力气说话。我爱看不擅写 ,16 年的交往 ,写下这篇文章以示怀念。